



夷山志卷之四

潯陽勞堪



祀典紀

凡有功德於世者禮宜秩祀武夷神僊窟
宅道學依歸其龍井甘泉又足為民捍災
可無祀乎作祀典紀藝文附

漢祀亭

在冲佑萬年宮拜章臺前每歲中秋日有司
先期齋宿祭武夷君于此其文曰維神屹鎮

南紀贊化效靈由漢迄今祀典有常

明林垠駐節探靈跡行行聽野猿水聲長歲

月山色自晨昏地僻秦人避壇高漢祀存何
當幔亭上能復宴曾孫

會真廟

在大王峯東冲佑萬年宮左古樹陰森雙溪
夾流祀魏王子騫及從神潘遇初鄉人以幔
亭之宴得與真僊同會弔祠山下曰同亭歲
脩祀事祭用乾魚今會真廟即同亭址漢時
祀於別壇宋政和二年賜廟額為會真紹興
間勅封為冲妙真人

國朝著令每歲以中秋日致祭洪武初道士裴
洞清等募貲重建張桀記嘉靖丁未廟圯道
士詹本初新之卓有見記

明張桀會真廟記畧武夷山居閩之上游岨

壑聳峭溪流迴折其峯之最巨者曰幔亭世
傳學僊者居之武夷君當秦政之二年八月
望日置酒于此宴鄉人男女二千餘皆呼為

曾孫旣罷去鄉人乃即山麓立祠祀之扁以
同亭取同宴慢亭之義歲時備牲醴祭畢而
宴不忘其初也凡水旱疾疫悉致禱應宋政
和二年賜廟額為會真紹興十八年又勅封
為冲妙真人自是鄉人崇奉益篤不啻若祖
考歲久廟圯道士裴洞清里人裴貴甫楊伯
留募資撤舊鼎新正殿及門廊三十間視舊
為壯麗乃具始末介羽士程芳遠來山中求
文鐫諸石竊按祀典凡名山大川之神有功
德於民者咸祀之而武夷君錫宴鄉人皆登
上壽民受其惠至于今不竭豈僭竊妄誕禮
讓諂媚者比哉是為記

明卓有見會真廟記畧武夷舊有廟曰會真

在大王之東冲佑宮之左古樹環翠雙溪夾
流實九曲鎮重之區四衆瞻依之所也嘉靖
辛卯歲予携舍弟有守遊觀廟門坊砌高敞
可肅及入其堂則闐寂宵邃令人心斂堂後
顧荒曠平蕪未之治丁未春道士詹本初念

祠宇弗稱遂慨然剏後堂數十楹中覆以船
亭兩旁竅以天井聯以穿廊負以寢殿內塑
以神像外又輔以夾室為守廟者居木石墁
瓦煥然一新予至詢而嘉之因讀舊記有感
焉按茲廟為秦時十三仙昇真之日天帝宴
山下士女於幔亭峯頂虹橋一斷天上八間
乃追思同宴之意立廟曰同亭以頌不忘歷
漢唐至宋始獲賜會真之額於政和間塵世
滄桑不知幾易廟貌之興廢廢興亦數也然
鄉之人每歲上元集是以祈報者各欣欣然
有昔日幔亭之想而兩暘時物產殖神以美
羽利斯王溥且將矣肇祀迄今弗替所以貽
幽明咸休者誰致哉詹君之功誠有可紀者
矣戊申夏予又偕舍弟囊書來山中欲卜築
巖扃為居業計道衆連慶澤徐日慶等延修
山志且以記請石既礪乃援筆重述俾鐫而
詔之後焉則夫鞏鎮重於不拔慰瞻依於未
艾而神必默相之豈徒侈觀云乎哉嗚呼立

不詳
卷之四
壇有漢刻石有唐玉簡金龍有宋中秋特牲
則有

國朝因茲山故事亦道家榮典也後有作者其
知所以嗣而昌之於可傳矣乎

元薩天錫艤舟山水間借宿會真觀月掛水
晶簾風吹紫霞幔鷄犬過雲中笙樂度天半
傳語武夷君酒熟幸相喚

喊山臺即御茶園

在四曲御茶園中製茶為貢自宋蔡襄始先
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之石乳
名猶未著元設場官二人茶園百有二所其
茶遂與北苑等天德己亥平章高公興之子
創焙局當四曲溪山之勝厥後暗都刺為牧
乃於園中復築為臺高五尺方一丈六尺臺
上有亭亭旁有通仙井

國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致祭其文曰惟神
默運妙機地種和氣物產靈芽先春特異石
乳流香龍團佳味貢于

禮典 卷之四
天子萬年無替資爾神功用伸常祭於是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

宋劉說道靈芽得春光龍焙收奇芬進入蓬萊宮翠甌生白雲坡詩詠粟粒猶記少時聞

元暗都刺喊山臺記武夷產茶每歲脩貢奉上也地有主宰祭祀得所妥靈也建為繁劇之郡牧守久闕事務徃徃廢邇者謬膺宣命

來牧是邦視事以來惟恐弗稱茲春之仲率

府史躬詣武夷茶場督製茶品驚蟄喊山循

彛典也舊於脩貢正殿所設御座前陳列牲

牢祀神甚非宜迺進崇安令張端本論之曰

事有不便則人心不安而神亦不享今欲弦

更柰何衆曰然迺於東臯茶園之隙築建壇

埠以為祭祀之所庶民子來不日而成臺高

五尺方一丈六尺亭其上擐以欄楯植以花

木左大溪右通衢金鷄之巖聳其前大隱之

屏擁其後棟薨翬飛基址壯固斯亭之成祀
之安可與武夷相悠久俾脩貢之典為成規
人神具忻顧不偉哉是為記

元陳君從武夷溪曲喊山茶盡是黃金粟粒

芽堪笑開元天子俗却將羯鼓去催花

元林錫翁百草逢春未敢花御園春早放瓊

芽武夷真是神仙境已產靈芝更產茶

元蔡廷秀羲和堂畔御茶園歲貢金芽上九

天若使盧仝嘗一碗便尋蓬島覓神仙

紫陽朱先生祠

在五曲大隱屏下武夷精舍中祀紫陽先生
以宋儒黃幹蔡季通劉燾真德秀配

明鄭善夫山水奇如此乾坤氣所儲昔賢遺

筍蛻異代儼門廬歲宴芝苓長天高風氣餘
蹉跎逐簪笏尚愧紫陽居

九峯蔡先生祠

在一曲兜鑿峯下祀九峯先生

明胡瓊登堂我來遲草逕忽迷路遺像肖哲

人清風在庭戶孤峰屹玉女九峰眇何處名
齋偶相同大道晚知慕斯人疑可作依依忘
歸去

國朝理學四先生祠

在慢亭峰下舊扁為四賢祠四賢者浙陽明
王先生嶺南甘泉湛先生江右東郭鄒先生
毗陵荆川唐先生四先生並遊歷此地講明
理學遺風餘韻啓我後人隆慶己巳知縣余
君乾貞重加脩葺改為

國朝理學四先生祠

明賀涇正學千年道脉長四賢祠宇忍頽荒
章逢共領門墻訓構創還垂郡牧芳湏教心
極明台斗重拜春風傍紫陽慢亭峰下苑千
樹化雨年年依舊香

明劉佃洙泗源流一派長四賢繼起振頽荒

千年浙粵鍾奇氣萬古閩閩並紹芳遺像堂
堂臨曲水新祠翼翼向青陽經營幸賴群賢
力再拜先陳一辨香

明董燧 武夷東下一溪長溪上何人更闢荒

故地荆榛刊奕葉新溪苑李蔭春芳別開精

舍昭遺訓重啟斯文仰太陽山斗諸賢千古

在泮芹壇杏轉生香

鄒東廓祠

在一曲溪頭萬曆元年建

羅念庵祠

在武夷宮前萬曆元年建

正道祠

初名復田院萬曆元年建

崇方城祠

在武夷宮內萬曆貳年建

主思質祠

在武夷宮內法堂之後萬曆肆年建

前朱令祠

萬曆伍年建

明陳省記 朱侯去崇四年崇之人三祠事之

比不佞入崇父老子第枳車傍請曰鄙人何

知饗其利為有德唯是崇有勿亟之後幸明
公記之以垂不朽因籍前後之為記者三曰
去思鄉大夫陳君紀記之曰復田刺史邵君
廉記之曰生祠今督學使者王公希元記之
不佞既卒業問曰夫莫近於鄉大夫莫該於
二千石而尤莫核於督學使者也記備矣即
不佞卮言何能有加然而不佞竊有慨焉今
之以吏治顯者浮慕休息之名徃徃務在因
循彼視一官如六傳置民事罔聞休戚不入
於心親於吾身幸及於浮沉足吾事矣此以
水濟水以火濟火者也侯名連新淦人也起
家辛未進士甫下車孳孳與民更始矣崇故
困枵賦窮治其詭冒凡有輸於公毋入畸羨
視民羸絀酌緩急之宜崇故喜訟往者悉從
事居間侯聽訟若持衡訟無大小必親聽即
有不得必憑軾蒞之居庭若秋水毋敢以非
禮及門於是人稱神明訟可片言折也崇故
有百雉歲久復於隍侯令受版築完其郭東

西故有橋燧人燬之侯為之治津梁民無病
涉矣崇居建上游為七閩門戶舟車輻輳冠
蓋相屬於道侯為東道主一切以賓禮禮之
即勞甚且病若曰寧病令母寧病吾民武夷
以形勝著天下而隸於崇汶陽千頃游人饗
饗在焉沒於豪餽糧責辦閭閻侯歸其田屬
黃冠守之以給游者然後武夷勝而不害至
於飭學宮崇先哲為期日召學宮子弟皆來
會以身教之而文事復興凡此皆其著者耳
夫侯之治崇也不無事矣視今之善仕何論
方圓崇之德侯奚處哉不佞來自田間業農
圃久矣嘗謂養士養民亦猶之乎農圃也時
耕而耕時耨而耨時獲而獲是為老農孳之
若子置之若棄是為老圃里父之養其子也
子稍長則必使之負薪不幸而有疾藥必瞑
眩負薪瞑眩里父不以其故失慈乃其心無
一日而不在子矣公孫僑之治鄭庠桑子之
處畏壘二子轍事可觀已彼豈直以咕囁著

愛乎哉卒之遺愛在鄭尸祝在畏壘侯治崇
視鄭畏壘何異故其在則怙去則思崇之人
何可一日忘侯也侯以治行第一徵入為侍
御史崇之人思其為令不知其為御史侯之
來也惟民事急耳安恤去後之思祠事之而
三之侯何心哉至誠為能動物要非虛語於
是新令尹鍾君拜而言曰銳聞之不習為吏
視已成事侯轍事得明公稱載而後不遺願
從民之請勒其言祠下且為後事者師父老
子弟曰幸甚是役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
人相偶其序相翼美矣乃若經始歲月及諸
力役輸金者姓名則有司存

古蹟紀

古蹟若無關切於山靈也而亭堂之寄迹
齋閣之會文間有古是今非名存實亡者
可盡泯乎至於斷礎殘碑荒臺廢宇一覽
而先哲咏題前人風致宛乎在目又有奇
竒恠恠若仙顛出形骸之外玉簡脫煨燼
之中亦豈可遽然畧之哉作古蹟記

金山寺趾

在大王峰下窩中萬年宮之右止止菴之左

今其陽書院即其地

僊顛

舊志載魏王子騫遇控鶴僊人授以換骨之訣後於幔亭峰上昇既曰上昇而頭顛乃為世人所得安在其為真僊哉是必後人竊汚穢之物以神其靈異傳訛襲舛因以為真然則仙顛仙蛻非與曰後人學道未至尸解理或有之未可語子騫也今道人盛以小籠裹帕百層至有紅潤則吉利之說愈覺可疑嘉靖戊午巡按御史樊獻科送頭顛於大藏巖

中

明童漢臣

仙人顛骨碧毫光蜀錦琅函生異

香紫氣千年猶不散塵埃一日豈能藏蛻留丹窟司風雨神去泥丸空洞房欲識當時真面目頂門關揆露堂堂

魏王故城

在山南十里魏王子騫所築今同原即其地四山環繞上有祖廟又大王峯頂有磚卷城

門亦魏王所築

潘侯故址

在茶園裏一里許越小山凹後路傍一大坪是也先世居中奢舖因魏王給奉十二仙潘為從人移斯地居之奉母盡孝沒為神

修真壇

在望鶴巖前張湛等十二人與魏王子騫遇控鶴仙人之所

安仙壇

在幔亭峯頂空曠坦夷武夷君設虹橋彩幄宴鄉人於此石鼎尚存

漢祀壇

在冲佑觀北幔亭峯左一石盤陀方廣數十丈渾然天成不假琢削漢武嘗遣使禱祀於此

明熬江詩落日空山隱石壇當年燎禱走千

官金門時有東方客何事荒碑姓字刊

明蔡汝楠漢節求僊東海邊武夷高處探封

古蹟 卷之四 十五
壇名山今見懸河注水氣長侵玉樹寒

題識石

在九曲溪頭有晉郭璞題識

晉郭璞黃岡降勢走飛龍鬱鬱蒼蒼氣象雄

兩水護經歸洞府諸峯羅立拱神宮林中猛
虎橫安跡天外後猊對面崇玉佩霞衣千百
衆萬年僊境似崆峒

唐刻石

唐明皇遣使祀仙刻石云大唐天寶七載歲
在戊子七月封名山大川登仕郎顏行之記

凡二十四字此石舊在萬年宮首門外同亭
湖畔後湖陷石墮水中

王簡

宋嘉熙元年丁酉嗣天子伏為保延國祚恭
祈嗣續命道士於武夷山昇真玄化洞天啓
建靈寶場投送金龍王簡其制章云伏以元
儲虛位未開熊夢之祥邊閩分屯尚調虎符
之戍內欲隆於國本外思靜於兵氛仰惟祖

古蹟
卷之四
宗積累之艱深切朝夕繼承之懼是用肆類
上帝徧禱名山願垂覆幬之仁宏賜扶持之
力得男而應震索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
泰平坐底四方之治保基圖於鞏固措民物
於敕寧祗迓靈休永依大造

國朝正統間冲佑觀燬得玉簡於煨燼之中今
玉猶有焦瑩豈非仙靈呵護力哉

龍井

在四曲御茶園旁有龍亭蓋取泉製茶充貢

者

宋白玉蟾山腰石有千年潤海眼全無一日
乾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

南山書堂

在虎嘯巖前宋蔡沈建今廢

詠歸堂

在兜鍪峯下宋蔡沈建後廢今為九峯祠

希賀堂

在鷄窠巖下宋樞相陳升之建今廢

茶巖小隱

在茶洞口宋劉道讀書之所即劉衡今廢

石鼓書堂

在鼓子峰下宋葉夢鼎建今廢

麗澤堂

在筍洲上宋吳提刑建未詳其人今廢

水雲寮

在仙掌巖下宋游九言建今廢

雲莊

在大隱屏之西宋劉煥建今廢

宜晚亭

在太和宮內廢

喊泉亭

浮光亭

焙芳亭

燕嘉亭

碧雲橋

思敬亭

宜寂亭

通仙泉

仁風門

清神堂

舊在御茶園中今並廢

奪秀亭

在五曲羅漢巖上宋胡寅劉衡同建衡善吹

古蹟 卷之四
笛寅贈以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
句後亭廢晦翁一日與客尋其故址俄有笛
聲起自林表因復作亭名曰鍊笛

水月亭

今不詳其處詹先野詩鏡潭石上有危亭風
月來時分外清倚檻靜觀溪上景水晶宮裏
寶珠明

超真亭

今不詳其處朱晦翁詩危亭久已傾只有頽
基在何事往來人不知容鬢改

觀山亭

在四曲題詩巖上宋侍郎劉夔建今廢朱晦
翁詩甕牖前頭列翠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
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迎綠亭

在五曲天柱峯前宋劉建康建今廢

鍊笛亭

事見奪秀亭內今廢

古蹟
卷之四
宋白玉蟾問道誰知鍊笛聲石崖崩裂老龍
驚當年人已乘雲去千古荒亭秋草生
晚對亭

在五曲書院左麓上今廢基存

溪光亭

在水光石之上今廢

雲龍道院

在幔亭峯下今廢

雲窩道院

在六曲接筍峯下鐵象巖前宋隱士陳丹樞
建今廢有石曰石灶尚存

宋白玉蟾雲窩道院記丹樞陳先生辟穀不

粒年時七八日方瞳漆髮其顏猶童未知何
許人終日凝神不語不寢動與常人異所附
身僅一破衲一旦在于五曲之間吟晦翁先
生山高雲氣深之句平林烟雨猶如昨也於
是誅茅伐竹經營一廬曰雲窩後倚大隱
屏前望三教峯右則僊掌左則天柱面丹爐

之石枕鍊象之巖東距仁智堂西抵仙遊館
皆百舉武寒猿喚曉碧烟濛濛棲鴉催暮紫
霞漠漠雲飛白花鳥放脆聲何況山之蒼水
之碧風又清月又白悄無人跡之地以人間
百年比洞中一日亦不為過噫真樂足矣至
於人亦廬廬亦人與溪山相忘風月俱化則
有紅鸞紫蜃青鳥白鶴之事丹樞先生知之

元

蔡廷秀

丹爐石畔白雲窩地僻山空少客

過門外月明風定後一潭秋水鏡初磨

元

吳竹齋

人去山空鶴不歸石函秋冷紫霞

衣高樓夜月歌東海一縷白雲生翠微

清真道院

在茶洞清隱巖中今廢

兩巖道院

在鼓樓巖下宋吳世卿翔為書堂後改道院

今廢

蒼屏道院

在蒼屏峰下今廢

橘隱堂

宋道士陳洪範建未詳其處白玉蟾記復贈以詩曰橘成林橘成林一畝白雲空翠深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人誰知此心

宋白玉蟾橘隱堂記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

而為松矯矯鬱鬱然於嚴霜積雪之間其間則有七松處士太微宮中星宿之精化而為柳垂垂裊裊然於淡雲疎雨之間其間則有五柳先生古人所以隱於松者蓋欲示其孤高峭勁之節古人所以隱於柳者蓋欲彰其溫柔謙遜之志吾未聞橘之為物果何如焉

楊州厥包橘柚錫貢江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如是則橘可貴也風土記名橘曰胡柑巴人有橘革中藏二叟語如是則橘可奇也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里彭澤有橘市如是則橘可嘉也陸績懷橘而遺母李靖食橘而思兄如是則橘可以存孝第李德裕作瑞橘賦張華作靈橘歌如是則橘可以入文章

李元有未實似懸金之句沈休文有金衣非
所恡之句劉禹錫以甘喻萍實寒比柘漿詠
之則橘果為異物也言其橘園則天涯散星
宿也觀其橘實則木杪羅珠璣也所以呂真
人譬喻金丹色如朱橘吾今知橘如此也武
夷之山冲佑之觀靜簾之堂有道士曰陳洪
範字天錫號造齋者生平於琴書外多種橘
吾意其所愛者非愛橘也蓋喜呂真人譬喻
金丹之意所以一堂風月滿林烟雨朝吟暮

酌逍遙自居畢竟內有所養外有所玩造次
顛沛當持一粒金丹則視七松五柳大不相
侔其所居名橘隱不為謬矣天錫之半神骨
範如秋之未霜夜之正月水之曉綠山之春
青平居暇日惟杜松門空四壁故可與溪山
魚鳥爭清閑奪恬靜又可與松竹煙霞鬪
爽戰滋味也吾所以喜天錫之意如此一旦
禱予發明橘隱之意昔緱山仙子有詩曰修
煉還丹苦不忍見甘橘青城丈人有詩曰幾

回誤吞橘便欲昇雲天此皆古人托意之妙
 天錫所以隱乎橘者蓋又得緱山青城二君
 子之意矣况乎夜欲闌風正清月皎皎猿一
 聲抱琴於橘林之濱豈無深深妙妙之意於
 此時吾侑子以一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畝
 白雲空翠深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人誰
 知此心以是可以見橘隱幾片滋味也

常清菴

在萬年宮後今廢

隱菴

在五曲女道人劉妙清建白玉蟾詩苔空綠
 錢老松古清陰瘦結廬卧白雲栢子燒春晝
 今廢

宋白玉蟾棘隱菴記畧丹樞先生結廬於武

夷五曲之奧扃戶絕粒一旦有女道人自東
 陽來訴所以求道之狀遂歷試以恬淡清苦
 復語以風俗薄惡又言居巖谷之難女道人
 答曰糲粒可以為粥糜弊紈可以為垢衣藜

藿可以餐楮拙可以煨但欲覓片地可以安
 茅茨無使雨我頭無使霜我肌父母未生前
 寒暑何所思枯骨既火後無復可訴飢山中
 已如此辯道亦所宜俄而道果成鸞鶴滿空
 飛先生笑曰入道之易如窮猿投林叛道之
 易如遊魚濯涯汝能終始吾何幸焉道人者
 劉妙清於紅塵中作撐撐丈夫氣槩吾意其
 仙遊之夢禪化之魄能矍然回觀返照祀本
 來面目作自己本命元辰也妙清亦作數椽
 茅屋樓附先生之廬名曰棘隱蓋取何仙姑
 幽居山林間荆棘隱此身之句夫棘隱之中
 其用心者何如哉吾知其淵然如蟄龍之未
 雷冥然如海鷗之正暝湛然如春空之不雲
 寂然如秋潭之有月悠然如遊魚之躍藻瀟
 然如寒鴈之棲廬爽然如梧桐之晚風寥然
 如芭蕉之曉雨恍然如晝夢之已醒勃然如
 暑浴之方起渙然如沉痾之脫體了然如父
 訟之釋囚杳然如竹逕之夕陽的然如孤松

之夜雪冲然如耆叟之欲耄潰然如嬰兒之
未孩安然如海上之三山洒然如江心之萬
頃悄然如平林之初曉浩然如萬物之正春
冷然如泛水之點萍渺然如浮空之一葉恢
然如剗刀之破竹連然如寸絲之繫石其為
妙也不可得而形容古人如張天師許旌陽
之妻能飛昇而其女亦飛昇葛仙翁劉洞天
師之妻能尸解而其女亦尸解與夫青城蕭
氏玉屋童氏霍童葛氏武夷胡氏李氏魚氏
古今所傳簡冊所述則女仙信有之矣

仙掌菴

在仙掌巖上白玉蟾有脩造䟽今廢

萬春菴

在常清菴左今廢

崇真菴

在虎嘯峰頂今廢

靈巖菴

在一線天洞中昔有妖蟒據洞穴吐氣襲人

為害葛道人以法驅之即洞建菴其妖遂絕
地最清幽今廢

翠虛菴

在鐘模石前又名三敲菴今廢

雲巖菴

在雲巖洞中今廢

清微太和宮

在九曲溪頭洲渚中元道士彭日隆開創虞

集記

朝永樂間為洪水所漂其址尚存

元

虞集清微太和宮記畧

神仙家擇地以自

居據高險則乏寬平就夷曠則多緩弱故陶

隱居之流著登真之訣以得地為急務也武

夷之山其水九曲層巒疊嶽竒累秀跬步

轉移萬態異狀引月濯纓清徹心骨精神之

聚特在十餘里之間東際天柱而上遡洄從

之而桑麻平川九曲盡矣清微太和宮在焉

始建宮者彭君隱空也隱空有道術為人所

歸尤以良材巨木在上流山谷中水多灣磯
又莫能致一夕大雹雨乘流而至殆亦神助
焉乃作寥陽殿又有他殿以奉玄帝武夷十
三僊有脩廡洞房以祠群神有兩閣以栖鍾
鼓左曰太音右曰朝元有道紀之堂以宣法
要有清虛之堂以居主者有雲堂以容衆有
齋堂以會食庖軍衆物之藏賓客往來之館
莫不具備有都宮之門以謹出入謂之和陽
道院嗣漢三十八代天師更署曰清微太和
宮經始於至元戊子至延祐庚申而成功又
五年而隱空化去後十八年囑予作文以記
之者提點彭洞原詹洞中提舉羅洞文江洞
德知事江洞淵皆隱空之再傳也隱空諱日
隆崇安人少竒俊稍長學仙能飛步武夷諸
峯不擇危險人望之以為仙記因述之

仙君廟

在會真廟之右南唐寶大年間建奉武夷諸
洞仙君今廢

大雲寺

在萬年宮東南隅南唐寶大十三年建今廢

金身寺

在萬年宮西南隅偽閩通文四年建今廢

石堂寺

在七曲石堂中今廢按舊志石堂寺唐建德初建於武夷接筍仙掌二峯之間天成中遷於三仰峯右側宋天聖二年二月朔日夜忽大風雷雨巖崩地陷僧果緣居從子逢鄉人

詹立孟亮詹趨進及行者皆懼覆壓之難惟

僧居仁行者子明子雲獲免黎明鄉人至始見居仁坐於先師塔前李木下皆前致問而居仁方覺似熟寐而寤且嘆惜僧牒鑰在櫃中必沒於水鄉人方切駭視忽見文字一角浮於沼岸取而觀之乃居仁度牒也居仁語人曰是夕風雷大作良久聞有沙石敲擊屋瓦聲開戶視之忽覺其身如人被去不省所之子雲子明亦言恍惚如為人所掖旦則皆

在居仁之側莫知所以然也又云鼓樓巖舊有仙蛻又有一獸如山羊常遊食院側僧果緣詹立輦既煨仙蛻以為齒藥又捕山羊而食之以故咸及斯難元皇慶六年僧德森遷于星村盤坡詹氏故宅邑士彭肖巖為之記云

僊遊館

在六曲溪之北舊名晞真館宋紹興間有漁人得此石於巨浪中傍石于真書不知何人書筆勢甚奇疑是神筆原刻猶存館今廢

崇玄館

在玉華洞下今廢

杜清碧宅

清碧名本故宅在武夷之平川今遺跡莫考

明丘雲霄微君何事隱崔嵬亂世冠裳共草

萊碧嶂清江愁暮雨寒花落葉漫荒臺石几半留苔欲沒逋松已老鶴還來白雲不斷空流水芳桂叢深春鳥哀

思學齋

元杜本建虞學士集記

懷友軒

元杜本建自記

萬卷樓

在五曲之平川元詹景仁建

思紹堂

杜圻建圻清碧之孫今廢

仙真

神仙非中正道而鬲湖瑤池載在方策白日羽翰朱紫陽亦有感焉要亦教之所並存者也茲山仙舟仙蛻絕壑猶存幔亭同亭遺事如見其它雲水瓢笠之徒巖棲谷遯之輩摩肩接踵安得遽遺之哉作仙真紀羽流附

仙真

彭祖姓籙名鏗嘗進雉羹於堯堯封彭城故

仙真
稱彭祖年七百七十七歲而終生平惟隱武
夷山茹芝飲瀑乘風御氣有子二人曰武曰
夷亦隱居于茲山

武夷君昔神人降此山自稱武夷君受上帝
命統錄地仙漢武帝遣使築壇祀之宋紹聖
二年大旱禱雨紫雲中現相其雨大注詔封
真人累封顯道普利冲元真君

皇太姥仙祖皇太姥神星之精母子二人來
居武夷山採黃精以飢能呼風撒雨乘雲而
行秦人呼為聖母衆仙尊為皇太姥今稱太
元夫人

武夷山主劉真人名少公按雲笈七籤云武
夷山係第十六洞天周迴一百二十里名曰
昇真玄化洞天乃真人劉少公治之

控鶴仙人名屬仁天台元虛老君華真仙師
第七子嘗駕鶴至武夷山校定仙籍魏王子
騫等具酒脯禱雨龍潭之上仙人適過其處
遂濡雨澤魏王與張湛等因得謁見湛獻詩

曰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
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紛紛仙人見魏王
等丰骨異常訪道精確乃遣何鳳兒往天台
山取仙籍檢視具載子騫與張湛先以飲酒
過度忤黃元真人謫居此山八百年後方得
仙化於是賜九品丹書

魏王子騫延平人延平古為遇國真君遇王
子也今音訛稱魏王棄國入武夷脩行嘗裸
體用蒹葭葉為裳人莫有知者張湛等十二

君訪道至武夷拜為地主適天旱請真君禱
雨真君曰裸人安得見天神衆製袍衣之真
君更衣登天柱峯祈禱遇控鶴仙人授以換
骨之訣後於此山上昇相傳秦始皇二年八
月十五日真君設宴會鄉人于幔亭峰頂召
男女二千餘人皆如期而往虹橋跨空魚貫
而上頂結彩屋幔亭至數百間飾以珠珍輝
煥玲瓏中設玉皇座西設皇太姥座東設武
夷君魏真君座悉施紅雲裊紫霞褥少頃空

中有讚者悉呼鄉人為曾孫使男女依次進
拜畢真君抗聲而言曰汝等曾孫各安好男
孫東座女孫西座其中亭有青綾帳幄陳設
樂具又聞讚者命鼓師奏鼓管師吹橫笛拊
節板於是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命絃師
彈箏篪撫長琴於是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
乃命行酒湏臾酒至云酒無謝禮又令歌師
彭令昭唱人間可哀之曲曲云天上人間兮
會合踈希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

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彩
雲四合環佩車馬之音浮空而至又聞讚者
云玉皇太姥與曾孫別可再拜速去既下山
俄而風雨暴至回顧山頂寂無一物因名幔
亭後人建祠山下號曰同亭歲脩祀事今橋
板亂插岩穴中間有被風吹下者頗類沉香
不知為何木患吐瀉者磨服即愈諸閩國王
聞之並來朝求不死之藥真君以為擾民不
便遂坐化去蓋真君來去自由十二君但登

仙位云爾今大王峯更衣臺皆因真君之迹
而名宋時累封冲妙孚惠真君

從神潘遇先世居中奢舖因魏王給奉十二
仙潘為從人移居茶園宋端平間封通靈協
濟侯今配享會真廟

十二真君初至武夷脩道偕謁魏真君為地
主後遇控鶴仙人告之曰公等八百年後當
仙去以黃心木槿截蛇骨於小藏岩中迄今
尚存宋端平間以祈雨獲應詔封張湛為顯

應真君孫綽為靈應真君趙元竒為妙應真
君彭令昭為冲應真君劉景為嘉應真君顧
思遠為靜應真君白石先生為善應真君馬
鳴生為惠應真君胡氏為普應真君魚道超
為助應真君魚道遠為順應真君李氏為慈
應真君

許真人名碯自稱高陽人少舉進士不第學
道於王屋山嘗至武夷絕頂險處題云許碯
自我眉山尋偃月子到此竟莫詳偃月子為

何人嘗作詩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
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後白日乘雲而去

姿真人名師鍾晉時人薛真人名邴唐時人
俱脩煉武夷山中事實不傳見白玉蟾止止

庵記

李鐵笛洛陽人李磨鏡燕山人名字世代俱
無考二人在止止庵中脩煉仙去見白玉蟾

記

李陶真人名字不傳熙豐間至武夷觀出祠
牒乃唐開元時所給者衆皆笑之真人氣岸
落落好吹鋏笛有穿雲裂石之音遇節臘衆
道人各於雲房招飲真人皆赴諸房笛韻同
時並作嘗與道衆出遊九曲溪上自投于深
潭衆駭愕急回則見真人鼾睡榻上後又煉
丹建平里之通仙巖一日別衆留詩云毛竹
森森自剪裁試吹一曲下瑤臺當途不遇知
音聽拂袖白雲歸去來遂吹鋏笛隱隱而去

張真人名字年代莫考舊稱為張草衣得道
鼓子峰下見白玉蟾雲窩記

詹真人名字年代莫考嘗驅雲巖巨蟒得道
鼓樓巖下見白玉蟾雲窩記

孔莊葉三女仙俱會稽上虞人不知名諱唐
天寶間來武夷學道棲于天柱峰下一日遇
太姥元君授以丹訣教往東南尋雲虛洞脩
鍊遂至下梅均峰果得仙洞幽深三仙鍊真
於斯至治平間歲大旱里中有江公灌田均
峰下三仙惠以小葫蘆水令洒旱田是夕大
雨江公往均峰尋三仙致謝至山中得一小
逕深入忽有洞府扁曰雲虛之洞仙童引見
三仙待以胡麻飯既而辭歸行數里桃花夾
逕渡一小澗出則三姑石下至家三載矣
鄒道人失其名清獻趙公宰邑時鄒以產戶
應衙前之役為錄事奉公甚謹公秩滿貧不
能歸鄒鬻田得錢百緡以助行公不受既而
詢問果鬻業錢始受之鄒自是棄妻子學道

武夷山中後在昇真洞遇張真君授以丹訣
得道尸解於幔亭峰

吳真人名懷玉邑之新豐鄉人生平曠達行
坐間輒閉目人因號曰眇翁年九十六無疾
而化

王真人名通永平人宋元豐間學道武夷居
毛竹洞深究克肯能飛神御氣自致雷雨治
平間辭衆往黃山會聖洞坐化詔封洞明普
靖真人今鉛山縣黃栢山仙蛻尚存

徐真人名熙春邵武人熙寧中常夢一鍊冠
道人容貌雄偉相揖與語覺而異之明日至
城南果邂逅一道士宛若夢中所見者自云
姓蔡邀真人飲臨別約某日會于昇真洞下
至期果吟笑相迎于九曲溪頭授以丹訣後
坐化全蛻藏於昇真洞側崖穴中至今猶存
或謂真蛻為徐頃非也

張真人三山人失其名後有人在大王峰草
石中拾一古木牌題真人名淡初真人遊武

夷至雲堂掛搭道士未及迎忽尋覓不得後
 有樵者見於大王峯半洞中已坐化巖石上
 矣顏容如生歸語道衆往視則旁有蟾蜍仰
 顧因號為張金蟾全蛻至今存

徐真人名頃邑之黃連坑人嘗於三髻峰遇
 二仙對奕食果擲其餘於地目使頃拾之真
 人遂取食之歸即辟穀所居常有雲氣行步
 如飛歲旱禱雨有應後遇武夷君點化尸解
 於鄉鄉人立祠祀之

郭道人名字不傳自稱卧雲子居武夷龍預
 知人禍福宋紹興間潮州作洞賓純陽會有
 諸葛行正自號洞陽子偶遇之道人因言行
 正平生事如目覩行正大異之即挽歸家事
 以師禮乾道壬辰八月道人坐化於昇真洞
 旁巖石上仙蛻猶存後行正亦坐化於鍊板
 嶂頂

白真人名王蟾號瓊瑄本姓葛名長庚大父
 曰有興福州閩清縣人董教瓊州而生真人

于瓊紹興甲寅三月十五日也祖父繼亡母氏他適因改姓白真人天資聰敏髫鬢時背誦九經十歲來廣城應童子科主司命賦織機詩即應聲詠曰大地山河作織機百花如錦柳如絲虛空白處做一匹日月雙梭天外飛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携入羅浮未幾遍遊名山於黎母山中遇神人授以洞玄雷法能呼召雷雨截攝精魔後又師事泥丸翁於羅浮者九年盡得其還丹秘傳經書一覽即了

大義文思汪洋頃刻數千言又善草書有龍

翔鳳翥之勢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封紫清明道真人彭鶴林又紀其成道後出沒隱顯變化莫測真人舟嘗過鄱陽湖篙師值日暮議泊真人剪紙月嗟于檣端皎然達旦而舟行無沮又嘗與衆泛舟西湖酒酣躍入水中衆驚呼援溺真人出水面搖手止之而沒後忽見於海豐縣嘉定末詔徵赴闕對御稱

旨命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

處白陳真人名冲素入武夷脩道遇異人授以丹法著規中指南盡露內丹三要之旨後不知所終

吳公名諱年代失傳在鼓子峰石室中脩煉得道其巖遂號吳公

丘公名諱年代失傳在靈峰後石室中脩煉得道其巖遂號丘公

金蓬頭名志陽號笠菴永嘉人性慕道遇李

月溪授以丹訣隱龍虎聖井山結菴于峰頂

四方聞其道無遠近皆至病者求叩隨以供菓餌之立愈嘗天旱登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袖中乃警以偈龍騰入水少頃大雨如注後至武夷留居止止菴不爐不扇蓬髮不櫛人因以蓬頭仙稱之元至元庚辰跌坐而化今復古菴即其地

羽流

開山演道冲和李先生名良佐字玄輔南唐

後主李璟之弟賦性冲淡篤慕希夷寶大八年辭後主訪道武夷舊有唐剏武夷觀在洲渚間後主敕有司移建今址仍賜會仙為額環山悉禁張捕樵採鑄銅鍾一口自金陵航海達閩而至山中敕封玄輔為演道冲和先生復增脩觀宇賜田給衆先生養素三十七年坐化於清虛堂

金門羽客江道錄名師隆號三白建陽人通經明理志尚清虛端平間住杭州太乙宮嘗遇異人授以雷霆之秘能致晴雨紹定初錢塘水孽為害詔宣赴闕大著靈効敕授金門羽客道錄後還武夷御書常菴二字賜之臨終端坐林壑堂而化衣劍藏於常菴後徐清叟嘗送其歸隱詩曰上天下地一鶴鞭風駕人霆片符欲識常菴妙處易中曾着工夫九曲溪頭活計三生石上精魂聞早鬧藍抽脚空山歲晚啼猿

彭隱空名日隆邑之吳屯人居冲佑觀遇異

人授以雷法祈禱皆驗後師黃雷困傳清微
道法禱雨賜治沉痾立應翔室九曲溪上天
師張真人扁曰清微太和宮虞集為記嘗自
讚曰五五二十五只管從頭數到底一也無
松梢月當午

張法師名與玉號霜崖三山人嘗遇異人授
以秘訣煉伏火丹從黃宗師授雷法得飛神
御氣之妙歲旱禱求立應

林講師名文能號存心三山人博識天文地
理術數之學學道武夷山於換骨巖遇神授
銅鑄雷印用符水拯濟沉痾及祈禱雨賜應
驗如響脩煉于大王峰頂天鑑池側不爐不
扇今石臼見存

張法師名克真號平心三山人初至崇安光
化寺得黃雷困清微雷法寺中常有妖狐化
婦幻人師召雷擊老狐斃于寺中福寧州旱
請師投符龍湫金魚鬣符以入頃刻雷雨大
作州人送經飛鸞渡舟覆溺者數十人翌日

他舟過者視覆舟下師猶無恙儼然端坐迎
拜歸家雷電統匝

通玄子姓程名斯道永平人河南程正公八
世孫學道武夷山叅林文能留止止菴居之
煉九轉神丹得岳澗忠孝雷書祈禱雨暘頃
刻可致後住持三茅山

王法師名與敬號秋崖三山人少遊湖海叅
訪高真留雲州遇亢旱祈禱大應城中妖興
夜聞人馬之聲師治之妖頓滅後薦于朝宣

賜至道玄應通妙法師至大二年奉旨還山
護冲佑觀

江道判名成真號心隱建陽人少入武夷從
張巖隱遊法師黃雷囑授以清微雷法遇大
旱祈禱顯應晚年築室于水簾洞脩丹養靜
號唐曜洞天

蔡雙髻不知其名自云河南人棄家入終南
山脩道後遊天台至鷺湖時費文憲公家居
知其異人款留三載既又來棲水簾洞中閱

五六年日啗一粥或三四日不食人與語多
不答士夫苴之多欲就見一日失其所在今
人見其仍在終南山中

咏懷紀

古今遊茲山者或去國悵快或行役勞瘁
或把酒餞離或臨風懷遠景以情變詞亦
因之茲雖與山勝無關而要皆緣山而興
感緣感而興咏其究發自山者也可遺之
乎作咏懷紀

元史約房送熊退齋歸武夷序武夷山高幾

千仞疇昔學神仙者居之自朱文公挾竒別
異築室山中聚書取友為往聖繼絕學號武

夷精舍於是茲山川為闕里為洙泗邇來百
餘年間士生其地秀異而膚敏莫不深探道
閔力守師說閭閻然與鄒魯相雉長非所謂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人鍾最靈者耶若吾
友退齋熊君則其出類離倫者也君家近武
夷自其幼時往來文公精舍已慨然有求道
之志稍壯奏第太常聲價肆起君一不動心
居無何適丁世變之會物換星移乃退脩初
服束書入山中與朋友講習舊業其徒數十
人糲食澗飲於寂寞之濱日以周公孔子之
說相磨礪於文公諸傳是信是行如易詩春
秋皆為之集疏復為四書小學集疏以羽翼
之又念儀禮一書文公勉齋先後論著三代
禮樂盡在是矣兵火之餘遂束高閣非所以
扶天常奠民志也復與鋟梓以廣其傳於海
內役鉅費繁以身任之蓋欲培植世道緝熙
人文以俟後之君子豈有為而為者哉予蜀
人與君昧平生卯辰之間胥會于莆一見語

合遂定交君自溫陵歷興福亦既勸遊將歸
山中求予一言為別君行矣強飯自愛為吾
道作經又計他日道尊德隆必有蒲輪加璧
而起申公於既老者予苟未填溝壑尚快見
之退齋其母遜

元杜本懷友軒記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
夷最勝而遠常按圖指畫擊几為節詠九曲
權歌想昔人之餘韻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
本公薦在京師獲托姓名於四方之士于時
張君伯起以童子科校書秘省景仁亦辟
三公府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為事景仁乃
世家武夷極道其谿山高深合千態萬狀有
終身不能窮其趣者而先世有田數十區有
書數百卷足為賓友之具以徜徉乎其間得
無有意於斯乎余聞識之於延祐間景仁出
貳浙東憲幕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忤
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乃能挾冊山中償夙
所願蓋二君之力雖欲結茅溪濱而山石犖

确自非仙人羽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
得居之遂泝流而至星村則開廓平行有詹
氏之故居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流而為建
峯皆良田水竹有類高邛鄜穀之間稍憇息
南湖之履堂始遇一儒者與叙語欣然若故
人周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
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
益深緩山益磅礴其西南諸峯峻絕出霄漢
其最峭拔者為雲岩雲氣起伏其下鄉人於

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江之左右
浙之東西三山海日八閩烟靄皆隱約于指
顧間武夷諸峯並列其下巖巒林壑澗谷洲
渚泉池潭洞層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竒
觀者焉余顧而樂之景仁遂贖其榛莽之墟
剗薙而藝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即其東偏先
構堂室携妻與子讀書其中而予之寓舍又
得第地而蕃之植兩楹為軒戶牖簡朴藏脩
游息在焉然每一俯仰輒思平生所與交者

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或
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竒或節操之堅峻
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流綜或考覈之精
審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閑曠乃皆在於
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以成其志寧
不有所懷耶尚幸舊有藏書朝夕搜玩蓋六
經載聖人之道與百家子史所錄開極以來
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孝義貞節之士酷
虐貪穢之吏是非善惡之迹以及天官地志
禮樂制度律曆名數龜筮醫方營繕種藝方
言野錄仙佛變化之事附以厓鐫石刻塔寺
宮廟彛鼎柱石井臼墟墓詭異之辭悉次於
是庶開卷而有得亦可謂益者之友古人云
尚友千古况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輯其
詞翰列氏名而記之其出處存沒雖異然予
之所慕者不在斯也

元 薩天錫贈杜清碧詩夜宿武夷山乃識清
碧叟清談道人同險語山鬼走出門視河漢

危梯挂星斗白露薄芙蓉清寒夜深久

元薛宗誨送杜清碧詩 玉笥峯前久白雲銅

駝陌上暫紅塵有書未肯干時宰命駕惟應
訪故人滄海魚龍波浪闊巔崖草木雪霜頻
逢時少試經綸手回首山林迹未陳

明藍山過杜清碧故宅詩 荒徑頽垣蔓草區

眼中人世古人殊朱門五馬先朝貴白屋三
徵此日無松竹不堪論舊事山林何處託潛
夫月明誰唱滄浪曲欲問漁舟不可呼

明藍智詩 濟時共惜卧龍材三詔頻煩顧草

萊宅近青山惟廢址書藏壞壁有殘灰當年
奏藁何人見落日寒鴉共客來世事推移遺
老遠松風澗水有餘哀

明傅汝舟詩 不見平川杜伯原社煙朴靄自

朝昏微君故宅遙相問去國微言竟莫存世
亂冠裳終草莽年深鄉井少兒孫清江碧嶂
愁看汝夜雨寒燈夢掩門

明江一源詩 幽探遠吊杜徵君衰草淒涼怨

夕曛謾憶儒林開館閣空留清碧刻詩文巖
花半落名難辨野蔓遮迷路莫分獨對蒼山
搖落處蕭蕭千封鎖寒雲

明宋儀望述懷詩
達宵不遑寐起視夜何其
河漢正縱橫羈人發深思在昔少年時跌宕
邈難羈逝將尋五嶽永與蓬島期一從宦王
途二紀倏及茲齒髮淹就改流光已西馳解
龜已云晚安能復踟躕披衣候前庭明發窮
武夷鼓枻杳然去長往吾不欺

維舟泊溪口遙望武夷山山光連暝色怡悅
自忘還歸鳥林栖倦羈人世路艱明朝風日
好隨處欲躋攀

明傅汝舟武夷述懷
弱齡秉末尚丘壑頗自
逞適慕武夷君淹薄沚寥境邑有佳主人得
以恣周聘流觀溪上峰妙對水中影懸崖既
梯攀絕洞亦緣縷晴臨瞰表裏雨矚協玄靜
朝餐衣即振夜宿燭仍秉捨舟復沿陸月嘯
兼霧怪幾窮九曲源長眺大原嶺刑服疲自

忘筌冥靜應領緩策入幽深
蹊路更奇警澗壁類屹嶂
霞石象設屏碧篠如渭川
玉泉似箕穎猿鳥多妙善
丹壁逾真整復諳仙靈藏
而遠耳目炳十年勞神遊
及此發心省抄秋乘緒風
初陽變冬景翫日感天行
轉盼念鄉井明發石鼓渡
孤衷有餘耿牽綴書山水
因風謝梅那

明

蘇濬遊武夷

解却車輪問釣舟
客心偏為

故山畱風搖絕浦連天轉
雲落飛湍帶雨流丹竈猶傳
軒后鼎乾魚長憶漢宮秋
空波一望隨來去不覺翩翩
下海鷗

僊蹤渺渺向誰論
且放中流倒玉尊
天上千今聞鐵笛人間何處
問曾孫波開明鏡搖飛鳥
豈帶踈烟出遠村
最喜寒林無馬跡
獨留鳥語對黃昏

白首青山幾度遊
浮生今已付滄洲
雲鬢影落娟始淨
鮫室烟深轉轉幽
海內風塵空一葉
壺中日月幾千秋
脩然獨臥雲深處
滿徑

蕭疎萬壑流

雲窩

老僧卧山窩窩中更有亭空鳥語

多白雲生虛牖

風迴玉乳香雲補衲衣缺莫問周秦季窩中

忘歲月

夜宿武夷宮

夕陽鳥倦飛吾亦適吾適解

纓漱清流歸來枕白石

夢對武夷君慢亭平如掌何處鈞天鳴一鼓

衆山響

明

高孝忠送王育泉北上詩遠伴金門客來

登玉女峰雨看諸曲漲雲望四山封但得玄

中趣何須物外蹤別君從此去仙路駕蒼龍

明

顧言遊武夷懷劉方伯徐兵憲詩開函熟

誦武夷篇匹馬馳賫買笈錢二美高標出塵

世惟予僻好亦林泉欲憑青鳥丹書約何事

仙關鶴駕愆此日扣山山不應白雲迢遞水

涓涓

明

吳時來大隱屏懷汪隱士詩雲巢行欲半

來扣少微星宇宙渾無我煙霞漫自清心似
空山僻丹看活水煮塵絆何時釋相攜遨太
清

留贈汪劉二道人

尋源來九曲濟勝入層霄絕棧依雲度虛枰
對月敲山高黃鳥寂竹靜白雲飄未盡爛柯
興麻姑遲爾招

題鄭生書屋

峒堯雲鎖半山陰迢遞山開大隱屏丹氣初
成聞劍氣經聲欲罷有書聲客心自媿牽羈
旅靜業還應仗友生忽漫下山人共遠石門
回首不勝情

懷兵憲何鳳野

武夷歌罷一逍遙晚對青山憶舊交春樹忽
提千里目窮途尚滯五湖舫漳南人遠難乘
興建北詩成欲棄瓢何當化作連枝翼與尔
雙飛戾九霄

謝鄧尹兼示鄭博

明 卷之四
欲乞名山寄此身題詩一宿武夷濱金鷄啼
徹千崖曉黃鳥聲傳萬壑春洞口白衣誰載
酒別來芳樹獨懷人愁腸九曲渾如許二妙
清塵願結隣

明 鄒東廓新祠構一曲成子善題新祠突構
幔亭前憶控藍輿惜往年回首驅馳成底事
獨依松桂淚潸然

明 何鏞客閩有哀詩倚驂問何所武夷當我
前斜暉返絕壁寒影來洞天中有談玄者對
我呼群仙所遊方以外所云象之先豈知人
間淚哽咽吞黃泉

云昔武夷子棲玄此山中金函啓玉籙千古
振玄風顧茲山中石片片皆青虹爾能開顏
色咫尺開仙宮以爾苦海變與爾愁城空
嗟彼談玄者惻惻傷我心蛇骨已成幻遊魂
杳難尋殘夢覺夜永獨醒坐更深夜半散玄
霧明月墮碧岑入我紫陽室叩之淚盈襟空
令祠前水九曲成哀音

明塗澤民懷建安令詩子晉吹簫侶飛鳥暫
建安侵晨散衙吏從我叩仙壇白鍊遺文滿
吳鈞壯氣寒舊京原對語不謂始識韓

明阮子孝九日過武夷並遊東嶺酒杯寬話
入二玄盡日歡即向疎林堪著屐更逢樂處
且彈冠武夷南望仙岩迥琴鶴高懸夜月寒
却恠侍兒偏好事醉扶猶撚菊花看

出廓斜穿法宇寬芳尊此日為君歡慙慙自
媿非投轄瀟灑何勞又整冠去去元之人已
遠遲遲安石榻應寒同袍嘉會良非偶幾莖
茱萸搔首看

明謝廷宋與阮子孝同遊青眼憐予意自寬
山城永夜醉相歡已拚酌酌金蘭契不問風
塵鐵豸冠小苑迤隨清澗轉高峯遙望白雲
寒相過九日剛旬日共摘黃花尚耐看

明謝廷宋懷崇安令鍾銳車塵暫息旅懷寬
秋盡重尋九日歡籬外未凋彭澤菊風前仍
正孟嘉冠村燈晚照笙歌麗野渡舟橫角漏

寒千載鍾期今復遇可勝流水月明看

明曾士彥題崇安令鍾銳武夷仙吏大夫哉
綠綺金尊卧浴才君駕長虹何處至我尋小
艇泛溪回循良自昔誇三異清獻于今又一
梅遊罷諸峯開霽色天壺玉女倍崔嵬

與方明府遊武夷述懷

塵務慚朱組雲裝愛碧霄我来探乳竇君復
問山椒月下王喬履風前羸女簫冥筌超俯
仰華薄任漁樵直訝雲天異寧將歲月銷世
情空齷齪元化自清寥長嘯冥濛外冷然萬
里遙

明劉玉成述懷詩
壯年負遊癖歷覽諧素心

探竒入層巒躡蹻蹬轉搜尋初登興已賒明發
情愈深世故謝樵子女蹤寄碧岑行行忽覽
梅春意滿胸襟

存疑紀

惟非宣成之所語也而載籍互見焚之恐
嫌於踈則亦存之而已矣作存疑紀

武夷仙瑞世

宋建守陳覺民過武夷詩云昇真洞口接天
門靈草丹花日日春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
德澤在斯民又王埜有歌云列仙高拱兮宅
玄都三聖繼御兮恢炎圖措斯世於平又應
皇家兮瑤符蓋真宗神宗哲宗皆武夷仙真

應期治世故有三朝德澤三聖繼御之句揚
文公家集云真宗神宗哲宗皆自十三仙中
來至人吳懷玉亦嘗醉中指武夷君像語人
曰應世人主實在戊子未幾哲宗登極果在
戊子是其驗也又指魏真君像曰三十有八
載當撫平四海後果然

見方輿勝覽及舊志

武夷仙托化

楊文公億其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
武夷仙托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瞻

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
異如姜源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
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月乃
落

見億本傳及浦城志

劉竹所仙夢

竹所名夢鼎邑之五夫里人忠顯公曾孫也
母未孕之先夢一羽衣人手捧三足香爐至
其家曰以此寄在汝家當有嘉應自是有孕
十二月而生遂名夢鼎少而聰敏博學師事

侍宸黃雷困得清微道法主行靈寶齋醮多有異應曾於邵武九龍觀建黃籙大齋而枯井湧泉天降甘露四方從學翕然一日南浦真氏延之建醮遇一道士相謁問其姓名云是武夷侍者迺公回山須臾不見及歸家家人亦夢其然遂沐浴跌坐而化見舊志

潘太尉神兵

至元間草寇毛興八自南浦來欲止宿冲佑觀肆行劫掠臨晚至三姑市見洲渚間旗幟皆潘字號兵衛劍戟森然寇即退駐梅溪次早邑兵兩路分進一鼓擒之其渠首告人云本欲逃去見四山兵馬圍繞脚如束縛是以遭獲耳見崇安縣志

黃道人遇仙

紹興初有道人姓黃名朴自邵武來武夷訪仙逾數月尋歷始遍無所遇忽於白雲岩下見草菴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見道人問其來故答曰洞天有名而無實仙不可見也時

日已暮姑欲邀宿菴中道人曰汝婦人獨居於義不可姑曰此地多虎恐君見傷道人竟不肯入危坐戶外夜半果有虎咆哮而來姑急開門呼之荅曰寧死於虎決不入遂堅坐達明虎已潛去姑嘆曰君真有志洞天去此不遠然尚隔深淵非臂羽足雲不可渡君試徃若遇樵者當拜而問途及至水際溪流洶湧方顧盼間有樵者來道人乃如姑教樵者怒曰饒舌老婆妄泄吾事遂令道人閉目挽其衣步雲而行俄至中岡見宮殿崔嵬一入碧冠朱履謂道人曰汝何人敢至此宜速回積功累行他時或可再來遂與胡麻飯食之遣出至崖下回望高山深谷宵非昨境道姑與菴亦失所在道人自是辟穀後蛻于三仰峰下

見崇安舊志

黃咸中遇仙

咸中東陽崇山人少習蓮社歸自后山假宿止止菴中夜半有道人自月光中來坐磐石

上呼咸中來語之曰汝宿有道緣名在仙籍
 吾有秘法授汝可依吾教遂出書一卷銅印
 方寸其文乃清微訣法令佩此可濟世延年
 時有綵雲捧月遂令更名慶雲仍約曰此後
 宜加精進改業勤脩七十年後再會于斯咸
 中再拜問其姓名答曰東南子乃吾名也不
 須過問遂月影中騰空而去咸中自是即棄
 妻子絕嗜慾遍遊名山參求至道住洞空山
 二十年號為洞空子後回武夷蛻化時年九

十乃符其約矣

見舊志

附恤民紀

武夷故困崇里長縣令朱謹吾乃追沒宮
 中田被豪侵占及典賣者入官以租充供
 應費里甲獲甦茲覽邵圭齋復田記蕭允
 隅題壁朱謹吾追沒申文其旨一也迺為
 慮亦遠矣哉予採附誌示不忘已

明

邵濂

武夷宮復田記氣有息觀有止游有

養山峙川匯真氣融結息也乾端坤倪靜翕
 動闢止也奉天因地脩穀安土養也人因天

天成人山川取適泱莽標異良有以也武夷
山舊名昇真玄化洞天籤鏗煉丹地自宋朱
文公築精舍發乾坤之蘊會宇宙之精遂崑
美泰山矣頃隆慶二年閩中宮觀寺田盡沒
入宮美徭賦役外輸為軍餉武夷宮觀田獨
以名山存為利最無何田盡為勢家豪奪逋
徭賦為害亦最今年崇安朱令憮然上其事
言武夷閩中名山當時田獨完以幽有山靈
明有文公祠院來學仰瞻其次有高僧煉師
止息其所思有以祀養今為豪奪令恥之前
有司徇情市譽上負

朝廷中負名山下負赤子令益恥之請覈復前
田若干畝令且以去就爭余曰喏喏武夷乃
今有此令也蓋余于此有二慨焉今制自守
令至倉庫卑官臺院省部論核罷斥密矣鄉
士大夫稍占朝籍即甚武斷剝削積威山齊
所司雷同風靡臺院省部置不問蓋八使即
遣六條首列疆宗豪右不行埋輪拔薤之風

微矣狼莠不除嘉種曷植此一慨也二氏稱
異緇流黃冠草衣木食猶有自息自養之道
今以儒術起家顧輒奪所有其傑然開堂聚
徒籍口朱陸者又曰吾藉此館穀來學也所
司亦翕然和之曰吾為某公來學館穀地也
能不為二氏者掩口竊笑此蓋重余一慨也
喑喑武夷令加於人一等矣記之令名璉以
名進士起家江西新淦人

明

蕭廩題冲祐宮壁

宇市內有此山奇矣然

一元渾沌之氣得無刻露太盡乎崇安有此
山誠壯觀矣而數十里疲困之民為之奔走
靡寧未為不與苦也余此行凡心未淨世套
尚拘既不能達觀鴻濛未判之初又不能盡
卻將迎諸役之累良可愧也聊題宮壁將以
質之見麓蔡子

明朱璉申文

建寧府崇安縣為懇乞甦困事隆慶六年閏
二月初四日蒙分巡建寧道僉事凌 批據

武夷宮道籍劉日新藍世祿鄭浩章等連僉
狀告前事蒙批仰縣查報蒙此查得詞內人
犯俱係建陽縣人氏就經移關該縣拘解犯
人蕭曾諒虞弟徐白李如璧傅夏前來并拘
集本山道士劉日新王廷德張廷安藍世祿
祝世榮鄭浩章等到官隨該本縣知縣朱璉
查審得本山道士初因乏用陸續將田私自
撥典與人典主利其價輕業便樂成其事及
後道士日加窘迫無力又贖田悉歸典主歲

享花利此其故態也今查得虞弟於嘉靖三

十八年二月內典去道士徐日慶田苗五十
籬又典去道士藍世祿田苗八十九籬傅夏
於嘉靖四十一年間典去道士王廷德等田
苗八籬五斗蕭曾諒於嘉靖四十二年六等
月內典去王廷德同道士祝世榮田苗四十
四籬四斗李如璧故父舉人李有則存日典
去道士劉日新田苗一百籬徐白即徐兆聰
典道士王廷德等田苗一十八籬五斗又苗

三籬一斗俱歲久日深年收花利過原典價
數倍今道士劉日新等以田久屬典主殆無
歸日况各書院屋宇倒塌士夫往來遊翫俱
無資接待脩葺不已隆慶六年閏二月初三
日遇蒙本道巡歷本縣道士劉日新等連僉
具情赴告蒙批仰縣查報今遵行拘蕭曾諒
虞弟徐白李如璧傅夏前來各知典業日深
利倍其本各甘將原受典日盡數退還本山
原立契約下帖亦悉行送官附卷訖照得原
典業蕭曾諒等本屬有罪但今各遵憲紀不
待鞫審悉愿將原受典業盡數退還情似可
原擬合具由申示合無姑將各犯量情省放
免罪惟復別賜之奪具由於萬曆元年三月
二十九日申詳分巡武平帶管本道周批
蕭曾諒等既退田還宮准免供罪發落仰縣
即將所退田畝併未典尚存田若干盡數查
出填簿印給本宮主管一人收掌以後傳流
世守不許仍前私相典賣以存勝蹟且杜後

附世系
卷之四
爭繳蒙此該知縣朱璉將蕭曾諒等退還并
本縣追復及見存未典田苗共五千六百二
十五羅三斗五升盡數查出逐一填註于簿
給武夷宮道士張德恩一人收掌主管以
流傳世守不許私相典賣以存勝蹟訖

明 祭秋鶚申文

萬曆九年奉

軍門勞 批據武夷宮道士祝世榮等告豁復
田支銷緣由批行到府轉行崇安縣知縣鍾銳
查得武夷舊有官田壹千捌百羅專備本山支
費隆慶年間為道士祝世榮等典賣豪家一遇
使客經往供應難處萬曆元年有朱知縣清查
追沒還官每羅取租貳錢除納糧玖拾兩外餘
存為修造刻碑整酒等樣公費重懲賣田道士
祝世榮追度驅逐下山供案有卷自萬曆伍年

朱知縣去任世榮潛入宮中盡收該年租銀席捲而逃各道莫敢舉首至六年本縣查出仍着道士張德恩饒德茂管之及應朝時世榮又回宮中盜收銀柴拾柴兩正辦錢糧拖欠壹拾柴兩肆錢未完至今不歸累及里長追併今拘集饒德茂排年范燦等從長議處將各道士所住祠宇量其繁簡共撥田捌百貳拾籬分給衣食其歲辦錢糧各為道士侵用難徵應撥田肆百柒拾籬付里長輪流收納餘存伍百肆拾籬叁

斗照歷年舊規着道士饒德茂張繼宗鄭浩章

三人收掌支用登簿查筭專備供應修理祠宇船隻打碑公費一年如有積餘收存道士處續支仍以分定苗數立石于復田亭下再不許刁道侵收併私自盜賣庶道士衣食常盈往來之公應不悞而國課亦依期可完矣等因具由到府轉送推官阮子孝看得武夷宮原額田壹千捌百籬該前任朱知縣一一清出着落護印道士經營納糧并支應上司過客等費若任其支

費漫無稽查則奸道侵用勢所必至但稽查太嚴未免有虧道士今據該縣議處撥田捌百貳拾籬分給各祠庵道士而歲辦錢糧另撥田四百柒拾籬付里長輪流收納餘存五百四十籬叁斗照舊着道士饒德茂張繼宗鄭浩章三人收管支用修葺殊為停妥而各道士藍世祿胡繼賢等各稱甚便但審祝世榮止為經營柒年笛租除支用外更銀壹拾叁兩肆錢不准支銷而本道又貧甚不能完納故借眾道名目赴告細審眾道皆云祝世榮委果不能處辦似當念其貧苦量追三分之一存宮支用餘姑免追本道既經追度下山已後永不許進宮侵費等因送府該知府徐秋鶚看得武夷田糧向係道士收納每有逋負以致累及里排近因該縣稽查嚴密限數支應則道士不免有累賠之苦是以具告今該縣議扣除應納糧差田亩令里排收納則公家錢糧道士不得侵欠其餘計多寡分給以膳道士而另存五百四十籬為供應及修

理之資但上司過客經遊每多住宿若使一
限數則道士勢必賠累查得各寺之田官府惟
責其糧差而不與計其贏餘今以本宮之田供
本宮之用不論有餘不足盡付道士支銷縱有
餘剩有司不與計筭則糧差既完而道士亦不
累矣具招申奉

軍門勞 批武夷田糧剖畫曲當公私具利之
俱如斷著為定規祝世榮贖完逐出不許再
入七年分欠銀姑免追補實收繳藍世祿有
無過犯應否准留在宮查明另報

明

陳翰臣

翔建水簾洞上佛閣募緣疏

莆田縣人時年十七

武夷之

山極萬象之雄勝為八閩之大觀萃

秀鍾靈

隔斷三千世界昇真玄化允稱十六

洞天至

於度越諸奇尤在水簾一洞玄關深

閨內別

有天丹嶂嵯峨下臨無地雲護千秋

不散泉

飛六月猶寒冥搜者咸樂其幽嘉遯

者共忘

其僻爰開小觀未極宏規白社登臨

不盡名

山之致緇流誦說難窮法界之寬於

是貧僧

等不揣志切恢弘意圖興翔顧時方



P69以后缺

附身錄
卷之四
處困而事在舉羸敢忘下賤以伸情謹謁公
門而頂禮所賴十方宰官長者與夫善人信
士共發菩提之心廣開利濟之路德隨分布
財以善施佛化豈無為引衆生於利益溪山
如有待藉羣力以維持結恒沙之良緣庶幾
積少而成聚荷布金之大惠敢忘報德而冀
功陳子聞而壯之謹和南為作偈曰咄咄衆
生中得失元非我皈依發善願自結人天果
神目有如電酬施詎能頗為告十方人福緣豈瑣瑣

刻武夷新志後語

武夷舊有志而修輯者未必具曠觀故
所豔說徃徃多仙靈遐舉遺踪登臨藻
詠汗漫收錄令披覽者恒荒穢之今

撫臺潯陽勞公兩入閩中輒遊眺茲山景
與心會又輒發之聲詩精神恍在竒峯
曲水之外乃暇日取山志手為裁削增
所未備命勒梓章示同好觀其叙述考

亭傳經欲吾黨登堂討繹其旨趣於以
定太宇發天真不欲惑於幽幻不可必
致之事則斯志之指歸可睹也已夫武
夷得與中州名嶽並稱自漢祀始二千
餘年山水亡改其誅茆而棲捫蘿而賞
與夫咏歌題品在巉巖削壁之間者何
可勝紀也而求其人足以為茲山重不
可多屈指詩章在志者亦僅僅百千中
一二焉由斯以談登臨者寧無惕然在
耶秋鶚竊守是邦無用自請註鄠以畢
情者惟塵囂汨汨視山靈不能無慚色
志成幸可以觀也

萬曆壬午五月朔日屬下建寧府知府
徐秋鶚拜手謹書

國史



